

基督教會沒有除草劑：誓反原則已經褪色

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很多年前，我的房子有一座優美的花園，花園滿佈色彩繽紛的鮮花和高大成蔭的樹木，然而，這花園有一個小問題：雜草零星地在各處彈出來。內子建議我拔出雜草和澆注除草劑，我堅決拒絕，我有很多充分的理由：除草劑是毒藥，它可能傷害好的植物；我太忙了，沒有時間除草；當溫度在華氏八十度以上，除草劑才可以起作用，現在不是適當時機。於乎，很多年來我什麼都沒有做。最後雜草蔓延，佔據了整個花園，曾經鳥語花香的庭園變成了醜陋的叢林，變成了無人觸摸的廢墟。

聖經學者邁克爾·黎牙實比（Michael Legaspi）說：「宗教是一個花園，而批判神學是除草劑。」然而，一直以來教會在不知不覺中讓雜草生長，筆者參加教會多年，縱觀這些年來，我看到很多講道不斷重複有問題的東西，但從來沒有得到糾正，在下面我會提出幾個例子。

一個常見的錯誤是：「進化論認為人類是從猴子演化而來。」任何讀過生物學或科學史的人都知道，這根本不是進化論的說法。根據真正的進化理論，人類和人猿有一個共同的祖先。此外，猴子和人猿不同，現代人類更接近人猿，而非猴子。科學家認為，這共同的祖先分流成兩個獨立的譜系，其中一個譜系最終演變成大猩猩和黑猩猩，另外一個則演變成人類祖先。我想強調，我在這裡不是討論進化論是對還是錯，我想指出的是，當許多牧師批評進化論時，他們連該理論的正確說法也不知道！

另一個常見的錯誤是：「美國的離婚率是世界第一。」有些牧師用這個統計數字去傳達美國道德下滑和需要懺悔的信息。一個名為top10for.com的網站指出，美國有世界上最高的離婚率，但這網站沒有引出數據來源，亦沒有透露其學術背景。根據聯合國的人口和社會統計部，其實有很多國家的離婚率都高於美國，如法國、愛沙尼亞、盧森堡、西班牙、匈牙利、比利時。

這些只是眾多例子的其中兩項，其他例子包括年輕地球理論、對艾滋病的誤解、以科學家牛頓去支持基督教信仰、以高山上的海洋生物化石作為大洪水的證據、說太空總署工程師證明宇宙少了一天……等。在過去，我曾寫了不少文章去澄清這些錯誤，在其中一篇文章中我禮貌地寫：「首先，我贊同那位作者傳福音的熱誠，那些小冊子再版很多次，自有一定價值，我相信這些書冊必曾感召無數人歸主。然而，我有點擔心：假若基督教領袖在學術上疏忽的話，帶來的負面影響實在無可估量。」結果我是「講人自講」。可悲的是，我相信這篇文章在網上發布後，同樣的錯謬會仍然到處重複。問題是：怎麼可能同樣的

錯誤竟然會在基督教圈子內繼續流傳下去？一個可能的解釋是：我們沒有除草劑，沒有自我糾正的機制。

筆者其中一個研究範疇是教育心理學。如果我告訴你下面的話，你會如何回應呢？「最有效的教學方法是單向的講座，教授應該在整個課堂中由頭說到尾，學生不可以問任何問題或有任何討論。」我相信你一定不同意，絕大多數教育心理學家都說這種單向的講授方式已經過時。然而，這種陳舊的教學方式，卻幾乎在每個星期日每個教會的每次講道中重覆使用，在不能受質疑的情況下，傳道人便可以不斷重覆有問題的內容。

我們可以找出很多理由去捍衛這種講道方式，我們可以說：「這是講道，而不是學校的課堂或學術會議，在講台上牧師傳講真理，傳講神的話語。」這是自相矛盾的，如果牧師講道的目的是聽眾學到真理，那麼我們是否更應該以「真金不怕火，怕火非真金」的態度去檢驗資訊呢？我們是否應該更加努力去除掉錯誤的信息呢？但為什麼我們要走相反的方向呢？為什麼我們在教會中用另一套有別於世界的規則呢？

我們可以說：「如果允許對話、甚至批評，這會混淆初信者和非信徒。」如果你是一個家長，你發現在課堂中老師告訴你的孩子 $2 + 2 = 5$ ，你會否說：「我並不想混淆我的孩子，我會讓老師繼續授課。」

一直以來，我們緊握住陳舊的教導方式，我們不希望引進任何動態的系統，我們不希望施用任何除草劑。當非基督徒嘲笑福音派基督徒無知時，我們很憤怒，但不會反省自己傳播了這麼多不正確的信息。其實，除草劑不是新概念，在四百年前類似的東西已經出現在教會中，基督教的英文名字是Protestant，直譯是「誓反教」，當馬丁路德發動宗教改革運動時，誓反教原則（Protestant Principle）是：「不把相對的絕對化。」換句話說：「不要盲目將任何東西偶像化。」當時的誓反教徒敢於挑戰傳統，敢於挑戰現狀，敢於砸破偶像。但經過四百年後，曾幾何時是革命性的思維，如今已經變成了另外一個僵化的傳統，誓反教原則已經褪色，但我們能否重拾失落的誓反教精神呢？

2016.2.30